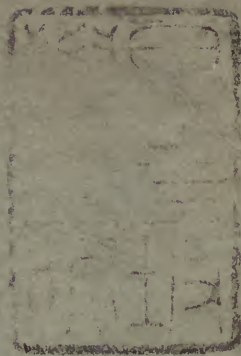


# 鹽鐵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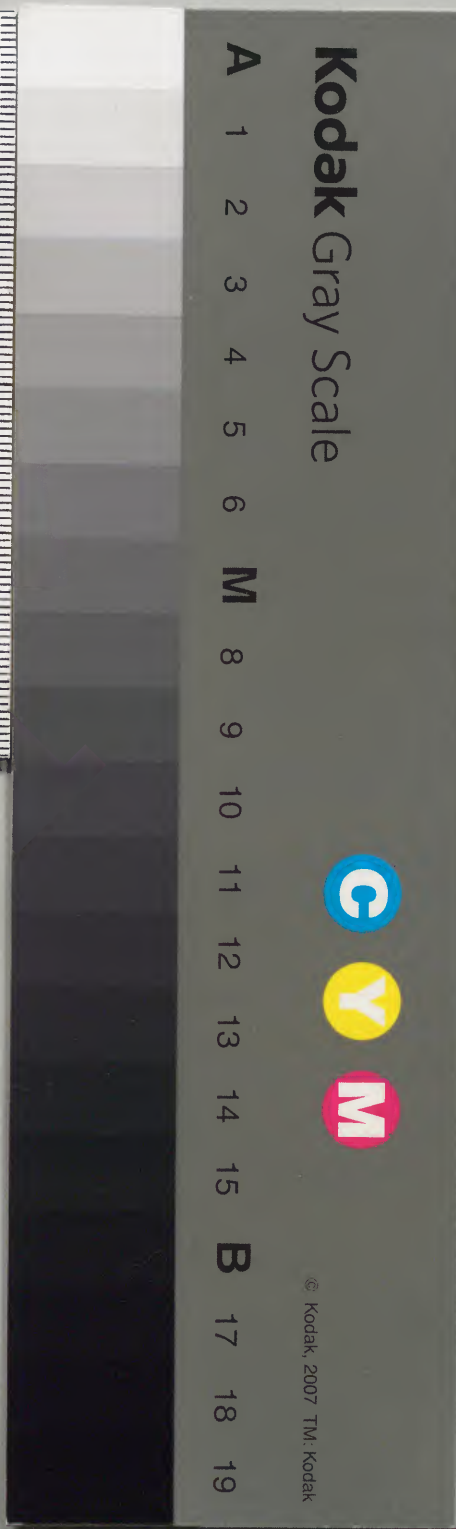
十一之十二大尾



漢書門			
五	二	二	四
六	七	〇	四
册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三	五		漢
八	二		書
函	二		
五	六	四	
架	册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24	
冊數	6 ( 6 )		
函號	298	45	





鹽鐵論卷之十一

淺草文庫

漢 汝南 桓 寬 撰

明 雲間 張之象 註

論功第五十二

大夫曰匈奴無城郭之守溝池之固修戟  
強弩之用倉廩府庫之積上無義法下無  
文理君臣慢音慢易上下無禮織柳為室旃  
氍音帶為蓋素弧音胡骨鏃馬不粟食內則  
備不足畏外則禮不足稱夫音扶中國天下



腹心賢士之所總禮義之所集財用之所  
殖也殖生也夫音扶以知音去謀愚以義伐不義  
若因秋霜而振落葉春秋曰桓公之與戎  
狐驅之爾况以天下之力乎春秋曰齊人伐山戎公羊  
傳曰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也曷為貶子  
司馬子曰蓋以標之為己感矣此蓋戰也  
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  
狄驅之爾江統曰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  
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  
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己  
用故中緇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遠與  
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  
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鄭瞞之屬害及濟東  
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戎交侵中

國不絕如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  
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  
之功

文學曰匈奴車器無銀黃絲漆之飾素成而  
務堅絲無文采裙褱音揮曲襟之制都成而務  
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  
綺繡淫巧之貢織綺羅紈音丸之作事省而致  
用易成而難弊雖無修戟強弩戎馬良弓家  
有其備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貫音官弓上馬而  
已貫穿也又資糧不見音現案首而支數十日



之食因山谷為城郭，因水草為倉廩。法約而易辦，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從。慢於禮而篤於信，略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衣，百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匈奴傳曰：匈奴居於北蠻，隨畜牧而轉，多逐水草遷徙。母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母文書以言語為約束。羣臣為縣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驅之而反更亡也。嚴尤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秦始皇不

忍小忿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為弱，以存為亡，一朝爾也。劉安曰：兵者凶事，一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主父偃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鼂錯曰：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間耳。

大夫曰：魯連有言，秦權使其士虐使其民。

司馬貞曰：秦人以權詐使其戰士，以故政奴虜使其人民。言無恩以恤下也。



急而不長高皇帝受命平暴亂功德巍巍  
 惟天同大焉而文景承緒潤色之及先帝  
 征不義攘無德以昭仁聖之路純至德之  
 基聖王累年仁義之積也今文學引亡國  
 失政之治而况之於今其謂匈奴難圖宜  
 矣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  
 吾丘壽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  
 曰士或問於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也  
 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  
 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命將帥以抗憤用  
 干戈於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東越滄  
 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海內晏然鄙人不  
 識敢問其蹤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

力而不以德以詐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  
 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之兵窺伺伺隙既  
 并海內之後以威力為至道以權詐為要  
 術遂非唐笑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  
 古之戮嚴誹謗之誅十餘年遂滂池而盈  
 溢是故皇天疾滅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在  
 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子文明四夷  
 向風徒觀胡廷下僚門戶之士諫如涌泉  
 動如駭机皆能安中國吞四夷君臣若茲  
 何慮而不成何征而不尅雖拔泰山填滄  
 海可也

文學曰有虞氏之時三苗不服禹欲伐之舜  
 曰是吾德未喻也退而修政而三苗服君道  
 篇曰  
 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太山  
 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



川音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不牧之地。不羈之民。聖王不加兵。不事力。焉以為不足煩百姓而勞中國也。劉安曰。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疆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今明王修聖緒。宣德化。而朝音有權使之謀。尚首功之事。臣固怪之。夫音人臣席天下之勢。席。籍也。資也。因也。奮國家之用。身享其利。而不顧其主。此尉佗音章邯音所以成王秦失其政也。主父偃曰。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

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音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孫子曰。今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孫子曰。今夫音國家之事。一日更百變。然而不亡者。可得而革也。逮出兵乎平原。廣牧鼓鳴。矢流雖有堯舜之知。去聲。不能更也。戰而勝之。退修禮義。繼三代之迹。仁義附矣。戰勝而不休。身死國亡者。吳王是也。道應篇曰。魏武侯問於李。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僑。以僑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僑則恣恣。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故

大夫曰順風而呼者易為氣因時而行者

易為力子思曰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

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叢

談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也事不究不可強

成也循流而下易以至倍風而馳易以遠

懷餘力不為後嗣計故三世而德衰昭王

南征死而不還左傳曰齊侯以諸侯之師

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

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

侯九伯汝實征之以來輔周室賜我先君

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此至

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

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對曰貢之不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

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拾

遺記曰成康以降世禩陵衰昭王不能弘

遠業垂聲教南遊荆楚義垂巡狩灑精靈

於江漢且極於幸由水濱所以招問春秋

以為深賤嗟二姬之殉死三良之貞節精

誠一至視殞若生格之正道不如強諫楚

人憐之失凡伯囚執而使不通春秋曰

其死矣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公羊傳

曰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

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

也曷為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其地

何大晉取郊沛春秋曰晉人圍郊左傳曰

之也春秋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



郊癸卯郊郭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  
澤邑王使告間庚戌還公羊傳曰郊者何  
天子之邑也曷為不擊王師敗於茅戎  
于周不與伐天子也  
曰王師敗績于茅戎左傳曰王人來告敗  
公羊傳曰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賀戎敗  
之然則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  
今西南諸夷楚莊  
之後西南夷傳曰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  
躡將兵徇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  
躡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躡至滇池池方三  
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蜀楚  
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  
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  
朝鮮之王燕之亡民也朝鮮傳曰朝鮮王  
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鄣  
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

復修遼東故塞至淇水為界屬燕王盧  
縮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魁結蠻  
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淇水居秦故空地  
下鄣稍後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  
命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  
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  
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  
禁止以聞上許之故滿得兵威財物侵  
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南越尉佗  
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  
起中國自立為王德至薄然皆亡天下之  
大各自以為一州倔強倨敖  
稱老夫也南越傳曰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  
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  
十二歲佗秦時為南海龍川令至二世時



南海尉任囂病且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滄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廼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先帝

為萬世度恐有冀州之累。南荆之患。於是

遣左將軍樓船平之。兵不血刃。咸為縣

官也。漢武紀曰：元鼎五年夏四月，南越王相呂嘉反，殺漢使者。及其王王太后。

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滇水。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越馳義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六年冬十月，行東將幸緜氏。

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為聞喜縣。春，至汲新中鄉，得呂嘉首，以為獲嘉縣。馳義侯遺兵未及下。上便令征西南夷。下之。遂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柯越雋沈黎文山郡。南越傳曰：南越已平。樓船將軍以推鋒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亡。漢武紀曰：元封二年夏，朝鮮王攻殺遼東都尉，廼募天下死罪擊朝鮮。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又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呂為益州郡。三年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呂其地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七國之時，皆據萬乘。南面稱王。提珩也。珩，佩上玉也。所為敵國累世，然終不免首係以節行止也。



虜於秦今匈奴不當去聲漢家之巨郡非有  
六國之用賢士之謀由此觀難易察然可  
見也。

文學曰秦滅六國虜七王沛然有餘力自以  
為蚩音癡尤不能害黃帝不能斥及二世殺死  
望夷子嬰係頸降楚曾不得七王之俛音免首  
使六國並存秦尚為戰固未亡也何以明之  
自孝公以至於始皇世世為諸侯雄百有餘  
年及兼天下十四歲而亡何則外無敵國之

憂而內自縱恣也自非聖人得志而不驕佚  
者未之有也。

論鄒第五十三

大夫曰鄒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  
弘昭曠之道將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  
而欲知萬方猶無準平而欲知高下無規  
矩而欲知方圓也。禮書曰繩者直之至也  
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  
方圓之至也故繩誠  
陳則不可欺以曲直  
衡誠懸則不可欺以  
輕重規矩誠錯則不  
可欺以方圓於是推大聖終始之運以喻王公



列土中國名山通谷以至海外所謂中國者天下八十分之一名曰赤縣神州而分爲九川谷阻絕陵陸不通乃爲一州有八瀛音盈海音環其外此所謂八極而天下際焉禹貢亦著山川高下原隰而不知大道之遙故秦欲達九州而方瀛音盈海音環牧胡而朝音朝萬國諸生守畦畝之慮閭巷之固未知天下之義也騶衍傳曰騶衍睹有國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

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竊莫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所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封禪書曰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採用



之而宋母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僂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

文學曰堯使禹為司空平水土隨山刊木定

高下而序九州司馬相如曰昔者洪水沸出

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湮洪塞源決江疏

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

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腴

胼無暇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決

乎干茲鄒衍非聖人作怪誤惑六國之君以納

其說此春秋所謂匹夫熒惑諸侯者也騶衍傳曰

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

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

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撤席如燕昭王擁彗

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

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孔子

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司馬真曰熒

惑謂經營而惑亂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

鬼神近者不達焉能知瀛海音盈度者小也

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眾非數

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故無補於用者君子

不為無益於治者君子不由說林訓曰人莫

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三王信經道而德



光於四海戰國信嘉言破亡而泥山昔秦始  
皇已吞天下欲并萬國亡其三十六郡欲達  
瀛音盈海而失其州縣知大義如斯不如守小  
計也

論菑第五十四

大夫曰巫祝不可與並祀泰族訓曰陳簞  
筮列樽俎設籩  
豆者祝也齋明盛服而不  
言神之所依淵默者尸也諸生不可與逐  
語信往疑今非人自是夫音扶道古者稽之  
金言遠者合之近日月在天其徵在人菑

異之變天壽之期陰陽之化四時之叙水  
火金木妖祥之應鬼神靈祭祀之福日  
月之行星辰之紀曲言之故何所本始不  
知則默無苟亂耳

文學曰始江都相去聲董生推言陰陽四時相  
繼父生之子養之母成之子藏之故春生仁  
夏長音掌德秋成義冬藏禮此四時之序聖人  
之所則也董仲舒傳曰武帝即位舉賢良文  
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  
對策焉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  
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諷匡正王



敬重焉。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家居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侯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曰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涵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道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所以罰也錄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刑不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而大本舉矣刑不

可任以成化故廣德教言遠必考之邇故由恕以行是以刑罰若加於已勤勞若施於身又安能忍殺其赤子以事無用罷音弊所恃而達音瀛音海乎蓋越人美羸音蚌音而簡太牢鄙夫樂音咋音惜音而怪韶音濩故不知味者以芬香為臭不知道者以美言為亂耳修務訓曰夫以徵為羽非絃之罪以甘為苦非味之過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為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邯鄲師有出新曲者托之李荝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人無天壽各以

皇代公卿卷二

三



其奸去聲惡汚音為命拜泉以功九不得其死知

去伯以貪狼亡其身論語解曰翬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篡其位

其臣寒浞又殺拜而代之春秋傳作澆浞後為夏后少康所誅

權謀篇曰智伯請地於魏宣子曰宣子不子任

增曰何為不子宣子曰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

以不子任增曰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

之是重欲無厭也彼喜必又請地於諸侯諸

侯不與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與地智伯

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圍晉陽韓魏

合趙而反智氏智氏遂滅魏策曰智伯索地

於魏植子魏植子弗子任章曰何故弗子桓

子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怒重欲無厭天下必

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驕而輕敵鄰國懼而

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

長矣任章曰將欲敗之必姑歸之將欲取之

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

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君曰

善乃與之萬家之邑曰智伯大說因索蔡臯

梁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

應之於內智氏遂亡顏師古曰狼性皆貪故

謂貪為貪狼也老聃曰柔弱生之徒也剛

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

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叔向曰兩軍

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桓

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金人銘曰強梁者

不得其死奸勝天菑之證禎祥之應猶施與

之望報各以其類及故奸聲行善者天助以

福符瑞是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奸聲

行惡者天報以禍妖菑是也春秋曰應是而



有天苗叢談曰天地無親常與善人天道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衆正之積福無  
 不及也衆邪之積禍無不建也功勝貧謹勝  
 禍慎勝害戒勝災為善天報以德為不善者  
 天報以禍敬慎篇曰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  
 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繆稱訓曰  
 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劉  
 峻曰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  
 三徙殷帝自剪千里來雲若使善惡無徵未  
 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毋掃墓以望  
 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  
 奚為善乎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上  
 休神祇相貺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曰者  
 陽陽道明月者陰陰道冥君尊臣卑之義故

陽先盛於上衆陰之類消於下月望於天蚌  
 蛤盛於淵說山訓曰月盛衰於上則羸蠟應  
 曰月盛則羸蠟內減故曰羸蠟應於下月陰  
 精也羸蠟亦陰也故曰同氣也惟能相感故  
 曰不可故臣不臣則陰陽不調日月有變政  
 為遠教不均則水旱不時螟音騰特生此其異之  
 應也覽冥訓曰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  
 蠶叫絲而商絃絕或感之也畫隨灰而月運  
 關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天文訓曰天  
 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  
 吐氣者也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  
 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  
 陰化天地之偏氣怒者為風天地之含氣和



者為雨。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亂而為霧。陽氣勝。則散而為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為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暘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羣獸除。日至。而麋鹿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羸蠃騰。火上。葦冰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標相應。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麟麟。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蠶理絲。而商弦絕。貫星墜。而勃海決。人主之情。上通乎天。故諫暴。則多。飄風。枉法。令。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淫。雨。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秦族訓曰。精神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岳。逆天暴物。則日多薄。

饒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明。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感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稜有以相蕩也。四時代序。而人則其功。星列於天。而人象其行。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常星亂則衆星墜矣。天文志曰。凡天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其伏見早晚。邪正存亡。虛實闕隱。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闕食。彗孛飛流。日月薄蝕。暈適背。兗抱珥。虫蜺。迅雷。扶風。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響之應聲。自然之符也。

皇極命卷之二

其



大夫曰文學言剛柔之類互勝相代生易  
 明於陰陽書長於五行春生夏長音故火  
 生於寅木陽類也秋生冬死故冰生於申  
 金陰物也四時五行迭廢迭興陰陽異類  
 水火不同器金得土而成得火而死金生  
 於巳何說何言然乎白虎通曰尚書一曰  
曰金五曰土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  
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為言潤也陰化  
沾濡任生木木在東方東方者陰陽氣始  
動萬物始生木之為言觸也陽氣動躍火  
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為  
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為言化也陽

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  
 始氣萬物禁止金之為言禁也土在中央  
 者主吐含萬物土之為言吐也五行所以  
 更玉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  
 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王  
 火相土死金囚水休五行所以相害者天  
 地之性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  
 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  
 實勝虛故土勝水也

文學曰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為天下殃以  
 毋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音而不揚音  
 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韓非子曰  
 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聞之曰削迹無遺  
 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尉繚子曰兵者凶器  
 也爭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



仁義焉。詩云載戢于戈載櫜高音弓矢我求懿德姜音  
 肆于時夏衰世不然逆天道以快暴心僵音  
 戶流血以爭壤土牢人之君滅人之祀殺入  
 之子若絕草木刑者有靡於道以巳之所惡  
 汗音而施於人是以國家破滅身受其殃秦王  
 是也。班固曰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內平六  
 王頭盧相屬於道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  
 之難與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  
 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故曰兵猶火也弗戢  
 必自焚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武聖人  
 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為殘而與縱  
 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

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兵  
 略曰古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國各守其分不  
 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垂地侵壤  
 亂政犯禁召之不至命之不行禁之不止誨  
 之不變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  
 墓類其社上其子孫以代之晚世務廣地侵  
 壤并兼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  
 辜之民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  
 人之牛馬僂人之子女毀人之宗廟遷人之  
 重寶血流千里暴骸滿野以贖貪生之欲非  
 以計暴非所以為暴也。

大夫曰金生於巳刑罰小加故齊麥夏死  
 地形訓曰沐勝土止勝水冰勝火火勝金  
 金勝木故禾春生秋死菽夏生冬死麥秋  
 生夏死齊冬生中夏死許慎曰禾者木也  
 春木王而生秋金王而死臣以也夏火王



而生。冬水王而死。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也。葬水也。水王而生。土王而死也。

易曰履霜堅冰至秋始降霜草木墮音零

合冬行誅萬物畢藏魯恭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

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原道訓曰秋風下霜倒生摧傷鷹鵬

搏鷲昆音春夏生長音利以行仁秋冬殺藏

利以施刑故非其時而樹雖生不成秋冬

行德是謂逆天道月令涼風至殺氣動蜻

精音列音鳴衣裘成天子行微刑始驅音腰

婁音以順天令音聲音子音曰音古之治民者勸賞而

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飢賜此以知其勤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微樂此以知其畏刑也管子曰法者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也司馬談曰夫陰陽四時八節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久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天下之大順不可失也魯恭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應劭曰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耀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長育也是故春



一木枯則為災。秋一木華亦為異。時則訓曰。孟秋之月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求不孝不弟。文學曰。同四戮。暴傲悞而罰之。以助損氣。文學曰。同四時。合陰陽尚德而除刑。如此則鷹隼不驚。至猛獸不攫。脚秋不蒐。獮獬冬不田狩者也。

文學曰。天道好聲去。生惡汗。殺好聲。賞惡汗。罰。故使陽居於實而宜德。施陰藏於虛而為陽。佐輔陽剛。陰柔。季不能加。孟此天賤冬而貴。春申陽屈陰。故王者南面而聽。天下背陰向。

陽前德而後刑也。霜雪晚至。五穀猶成。電霧

夏隕。允萬物皆傷。由此觀之。嚴刑以治國。猶

任秋冬以成穀也。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

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丁儀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為歲也。先春而後秋。君之為治也。先禮而後刑。春以生長為德。秋以殺戮為功。禮以教訓為美。刑以



威嚴為用故先生而後殺天之為歲先教而後罰君之為治也天不以久遠更其春冬而人也得以古今金故法令者治惡之具也而非改其禮刑哉

至治之風也是以古者明王茂其德教而緩其刑罰也孔子曰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淮南記曰急懲利緩非千里之御也嚴刑峻法非百王之治也政理篇曰政有二品王者之政化也霸者之政威之彊者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耻矣網漏

吞舟之魚而刑審於繩墨之外反臻其末而民莫犯禁也司馬遷曰漢興破觚而為圓斲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姦黎民又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也

刑德第五十五

大夫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姦也令嚴而民慎法設而姦禁網疏則獸失法疏則罪漏罪漏則民放佚而輕犯禁故禁下必法夫扶微交倖誅誠躋質躄脚不犯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膚而民不踰



矩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也。韓宣子曰。董安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阜山見深澗峭如。乎。曰。無有。有嬰兒狂。人入此者。有牛馬犬彘入此乎。曰。無有。安于歎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改。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之犯也。

文學曰。道德眾人不知所由。法令眾人不知所辟。故王者之制法。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隱遠方。折手知足。室女童婦咸知所辟。是以法令不犯而獄犴不用也。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

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姦偽萌生。有司法之若救爛撲焦。不能禁非。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  
刑法志曰。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罪。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亨之刑。至於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圜牆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秦族訓曰。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為天子。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殺膳不撤於前。鍾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雷。戍五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引矢中之具。而非所



也。以中。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况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也。  
刑法志曰。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軌巧法。轉相比况。禁罔寢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一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漢元帝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

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漢成帝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他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天絕亡辜。豈不哀哉。秦族訓曰。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不仁。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詩云。宜狎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刺刑法繁也。親服之屬甚衆。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  
五服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



五刑謂墨劓也。故治民之道務篤其教而已。秦族訓曰。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爾之性為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為鵠。非慈雌嘔煖覆伏。累百積久。則不能為鵠。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王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主術訓曰。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奸。唯師化為貴。至精為神。塊然保真。抱德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不施而自來。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為之者誰而功自成矣。

大夫曰。文學言王者立法。曠若大路。今馳道不小也。而民公犯之。以其罰罪之輕也。

千仞之高。人不輕凌。千鈞之重。人不輕舉。

商君刑棄灰於道。而秦民治。

於道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則鬪。鬪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罪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久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也。又曰。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久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也。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李斯曰。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故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所



以重本而絕輕疾之資也。武兵名食所以  
佐邊而重武備也。盜傷與殺同罪。所以累  
其心而責其意也。猶魯以楚師伐齊而春  
秋惡之。音春秋曰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左  
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實桓  
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  
叔侯成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  
穀梁傳曰。以者不。以者不。民者君  
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故輕之  
為重。淺之為深。有緣而然。法之微者。固非  
衆人之所知也。

文學曰。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

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  
從。法約而易行。韓嬰曰。詩云。俾民不迷。昔之  
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  
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  
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  
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  
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卷  
言顧之。潛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  
也。秦族訓曰。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  
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  
可以苟。夫事確難治也。治煩難行也。求多難  
贍也。力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  
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  
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無益於治。而  
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為。無益於用。而有益於



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衆易之於今。馳道經營陵陸。紆周天下。是以萬里爲民穿。也。尉羅張而縣。其谷辟。陷設而當其蹊。繳弋飾而加其上。能勿離乎。聚其所欲。開其所利。仁義陵遲。能勿踰乎。孔子曰。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故其末途。至於攻城入邑。損府庫之金。盜宗廟之器。豈特千仞之高。千鈞之重。

哉。管子曰。四維不張。雖臯陶不能爲士。故德教廢而詐僞行。禮義壞而姦邪興。言無仁義也。管子曰。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耻不從狂。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狂則邪事不生。故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主術訓曰。臯陶喑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也。師曠擊磬而爲太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此伏犧神農之所以爲師也。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又曰。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仁。仁者愛之。義雖大。必亡。人無善志。雖勇必傷。仁者愛之。

管子卷之十一

十一



効也。義者事之宜也。故君子愛人以及物。治  
 近以及遠。傳去聲曰。凡生之物莫貴於人。人主  
 之所貴莫重於人。故天之生萬物以奉人也。  
 主愛人以順天也。聞以六畜禽獸養人。未聞  
 以所養害人者也。魯廐焚。孔子罷朝。音潮問人  
 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董仲舒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呂氏春秋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為仁。不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為仁。曰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今盜

馬者罪死。盜牛者加乘車馬。馳行道中。吏舉  
 苛而不止。以為盜馬而罪。亦死。今傷人持其  
 刀劍而亡。亦可謂盜武庫兵而殺之乎。三輔黃圖云。武庫在未。央宮。蕭何造。以藏兵器者也。人主立法而民犯之。亦  
 可以為逆。面輕主約乎。深之可以死。輕之可  
 以免。非法禁之意也。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  
 罪以陷入也。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  
 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范甯曰。孔子因魯史。修春秋。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戒。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一字之貶。辱



過市朝之捷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落得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規百主之通典也春秋元命苞曰古者樹棘槐聽訟於其下棘赤心有棘槐之為言歸也言治人者原其心不失赤實事所以刺人其情令各歸實也荀子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形相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念傷民未有所害志不甚惡而合於法者謂盜而傷人者耶將執法者過耶何於人心不厭也古者傷人有創者刑盜有賊者罰殺人者死今取以兵刃以傷人罪與殺人同得無非其至意與大夫

俛音免仰未應對

御史大夫曰執法者國之轡術刑罰者國之維機音接故轡術不飭雖王良不能以致遠維機不設雖良工不能以絕水主術訓曰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釋之而不用是猶無轡術而馳也羣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後孰失禾而擒於狐狸非其處也許慎曰王良晉大夫御無恤子良也謂御良也一名孫無政為趙簡子御死而託精於韓子曰疾有天駒星天文有王良星是也韓子曰疾有國者不能明其法勢御其臣下富國強兵



以制敵禦難去聲惑於愚儒之文詞以疑賢士之謀舉浮淫之蠹音如加之功實之上而欲國之治猶釋階而欲登高無銜轅音而禦駢馬也銜馬勒也轅車鉤心也今刑法設備而民猶犯之况無法乎其亂必也刑法志曰教管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罰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文學曰轡銜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調法勢者治之具也得賢人而化秦族訓曰周以夏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

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賢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聖人也故臧武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危也張敞曰懇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禮賢舜舉懇用刑不如行恩孽孽求姦未若禮賢舜舉臧陶不仁者遠隨會為政晉盜奔秦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化人執轡非其人則馬奔馳執軸逐非其人則船覆傷昔吳使宰嚭披上持軸逐而破其船音船秦使趙高執轡而覆其車越絕書曰太宰者官號嚭者名也伯州之孫伯州為楚臣以過誅嚭以困奔於吳是時吳王闔廬伐楚悉召楚仇而近之嚭為人覽聞辯見目連耳通諸事無所不知因其時



自納于吳言伐楚之利闔廬用之伐楚令子胥孫武與詔將師入郢有大功還吳王以詔為太宰位高權盛專邦之柄未久闔廬卒詔見夫差內無柱石之堅外無斷割之勢諛心自納操獨斷之利夫差終以從焉而忠臣箴口不得一言詔知往而不知來夫差至死悔不早諫傳曰見清知濁見曲知直人君選士各象其德夫差淺短以是與詔專權伍胥為之惑是之謂也陳琳曰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秦紀曰秦二世夢白虎噬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涇水為祟二世及齋望夷宮欲祠涇水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及陰與其女壻咸陽令閻樂數二世二世自殺鄒陽曰偏聽今廢仁義之術而任刑名生姦獨任成亂今廢仁義之術而任刑名之徒則復吳秦之事也夫音扶為君者法三王

為相去聲者法周公為術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韓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從卒蹈陷穽身幽囚客死於秦本夫音扶不通大道而小辯斯足以害其身而已韓非子曰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也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為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廼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入之情也今王



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  
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沒非。李斯使入遺非  
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  
後悔之。使入赦之。非已死矣。

鹽鐵論卷之十一

鹽鐵論卷之十二

漢 汝南 桓 寬 撰  
明 雲間 張之象 註

申韓第五十六

御史曰。待周公而為相。則世無列國。待

孔子而後學。則世無儒。墨韓非子曰。世之

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  
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  
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  
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  
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  
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墨分為三。儒



離為入。取舍相友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不可復生。將誰定。世之學乎。修務訓曰。美人者。非必西施之類。通。夫扶音衣小缺。襟裂。可以補。而必待全匹。而易之。政小缺。法令可以坊。古防字而必待雅頌。乃治之。是猶舍鄰之醫。而求俞跗。音夫而後治病。廢汗池之水。待江海。而後救火也。趙中庶子曰。俞跗。腦正。草為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韓非子曰。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迂而不徑。闕而無務。是以教令不從而治。煩亂夫。音扶善為政者。弊則補之。

決則塞之。故吳子以法治楚魏。道應訓曰。吳起為楚

令尹適魏。問屈宜若。若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為人。也。屈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緩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緩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與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未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未也。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理戾人道。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子不若敦愛而篤行。



之荒。睢曰。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必有霸王。申商以法彊秦韓也。要略強國不難。禍凶。申商以法彊秦韓也。曰。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險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強力。寡義而趨利。或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為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天下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傳曰。申不害。荆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范雎曰。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母。二。盡。公。不還。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答。

欺舊交。虜魏公子。印卒為秦禽將。破敵軍。穰地千里。秦族訓曰。申子之三符。商鞅之啓塞。皆撥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內。而世傳者也。

文學曰。有國者。選衆而任賢。學者博覽而就

善。何必是周公孔子。故曰法之而已。齊俗訓曰。夫待

騾。裹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陸子曰。音。以此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衆聽所傾。非假百里之櫟。萬夫。婉變。非侯。西子之類。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今商鞅。吳起。反聖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後政耗亂。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復。愚人縱火於沛澤。



不能復振蜂蠆音螫入放死不能息其毒

也傳曰吳起削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煩而止之躁而靜之

上下勞擾而亂益滋故聖人教化上與日月

俱照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御史曰衣缺不補則日以甚坊古防漏不

塞則日以滋大河之始決於瓠子也涓涓

爾及其卒汎音泛濫為中國害菑梁楚破曹

衛城郭壞沮稽音畜積漂流百姓木棲千里

無廬令孤寡無所依老弱無所歸金人銘曰涓涓

不壅將成江河懸懸不絕將成網羅青青

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

是何傷禍故先帝閔悼其菑親省河堤通

隄舉禹之功河流以復曹衛以寧百姓戴

其功詠其德歌宣房塞萬福來焉亦猶是

也如何勿小補哉漢武帝瓠子歌曰積林

來萬福

文學曰河決若甕口而破千里况禮決乎其

所害必多矣樂王鮒曰江出汶山其源若甕

下流多也晏子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臣勇多則弑其君子力多



則弑其長然而不敢。惟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嚮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未之聞也。他日又謂景公曰。自齊國五尺已上。力皆能勝。嬰與吾所以不敢者。畏禮也。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大夫無禮。則無以守其家。為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為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若過死。刑法志曰。書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陵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飢寒並至。窮斯濫溢。豪傑擅私。為之囊橐。姦有所隱。則狃而浸廣。此刑之所以蕃也。今斷獄歲以萬計。犯法滋多。其為菑豈特曹衛哉。夫知塞宣房而福來。不知塞亂原而天下治也。周國用之刑錯不用。

黎民若四時各終其序而天下不孤。頌曰。紘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為福亦不小矣。誠信禮義如宣房功業已立。垂拱無為。有司何補。法令何塞也。

御史曰。犀鈿調音利鉏音五穀之利而間音草之害也。明理正法。姦邪之所惡音而良民之福也。故曲木惡音直繩姦邪惡音正法音。諸御已曰。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韓非子曰。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是以聖人審於是非。察於治。



亂故設明法陳嚴刑坊古防非矯邪若穩

音括括音輔音榮音之音正音弧音刺音達音反也者也括

正方者也荀子曰不得排榮則不能自正

故水者火之備法者止姦之禁也無法勢

雖賢人不能以為治無甲兵雖孫吳不能

以制敵吳越春秋曰吳王登臺向南風而

子胥深知王之不定將欲伐楚乃薦孫子

於王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為兵法辟隱

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鑿辯知孫

子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

薦孫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上欲以自納

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

之稱善傳曰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聞魏

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

人哉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

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

城是以孔子倡以仁義而民從風雜事篇

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

收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

十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

者且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

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者善

伯夷遁首陽而民不可化王已乎殷亂



天下宗周而伯夷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

文學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泰族訓曰。易曰。豐其屋。部其家。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不能正也。非崇善。廢醜。而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為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入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人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鍼石而鑢肌膚也。

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為非

非貴其拘之囚音音而刑殺之也泰族訓曰所以

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厚息脉血知病之所從生也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墮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修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

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已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濇音色淫之相連一節動



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痛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鈹音調擗之不利。患其舍草而去苗也。非患無隼。平患其舍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為過。不必誅。是鉏音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韓非子曰。明君之行賞也。皎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罪則姦人易為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疏賤必賞。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主術訓曰。衡之於左。左

無私輕重。故可以為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為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愛憎。故可以為命。夫奸不能枉。讒不能亂。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術而釋人心也。故為治者不與焉。又曰。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苟悅曰。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則國治矣。

周秦第五十七



御史曰春秋罪人無名號謂之云盜所以  
賤刑人而絕之人倫也故君不臣士不友  
於閭里無所容故民始犯之命不軌之民  
犯公法以相寵古本作籠籠包舉也舉棄其親不能  
伏節死理遁逃相連自陷於罪其被刑戮  
不亦宜乎一室之中父兄之際若身體相  
屬一節動而知於心故今自關內侯以下  
比地於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司父不教子  
况不正弟舍是誰責乎

文學曰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  
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去聲民不怨故舜  
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萬章曰舜流  
其工于幽州  
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  
服其誅刑必加而無赦赦惟疑者若此則世  
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今殺人者生剽音漂攻  
竊盜者富故良民內解音懈怠輟耕而隕音允心  
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音而辱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耻也曲禮曰刑  
不上大夫



刑人不在君側。王制曰：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屍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春秋曰：閹弒吳子餘祭。公羊傳曰：閹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君為謂之閹。刑人非其人也。君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穀梁傳曰：閹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閹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閹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耻，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閹弒吳子餘祭，仇之也。司馬遷曰：禍莫僭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詭莫大於官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素絲變色，自古而耻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寤，豈莫不傷氣。今無行聲之人，貪利而况於慷慨之士乎。

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禮義，恒於苟生，何者。一日下蠶室。輔黃圖云：蠶室，行腐刑之所也。創瘡未瘳。抽音宿，衛人主出入宮殿，得由受奉俸祿，食太官享賜，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故或載卿相去之列，就刀鋸而不見閔，况衆庶乎。夫何耻之有，廢其德教而責之以禮義，是虐民也。春秋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也。春秋曰：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君丘。公羊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稀矣。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其代

宣統元年



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以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臣恐聽失之為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小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誅及無罪。無罪者寡矣。

秦族訓曰：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殺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害。說山訓曰：楚王亡其援。而林木為之殘。宋君亡其珠。而

池魚為之殫。許慎曰：言禍相及也。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矜。子貢曰：民將欺而況民盜乎。故吏不以多斷為良。鑿音不以多刺為工。子產刑二人。殺一人。道不拾遺。而民無誣心。禮書曰：古者帝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故為民父母。以養疾。子長音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衛鞅傳曰：孝公既在。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救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聞父母之於子。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



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緩追以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也。音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春秋曰閔公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公羊傳曰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三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春秋曰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公羊傳曰奔宋有言自者此其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

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於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為主于國或為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遂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為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春秋曰。僖公十有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春秋曰。晉趙盾弒其君夷臯。穀梁傳曰。穿弒也。盾不弒而曰盾弒何也。以罪盾也。盾不弒而曰盾弒。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弒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弒公。盾曰。天平。天平。子無罪。孰為盾而忍弒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



同則壽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臯者。過在下也。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孟子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罪人不孥。老子曰。上無欲而民樸。上無事而民自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比地何伍而執政何責也。

御史曰。夫音扶負千鈞之重。以登無極之高。

垂峻崖音涯之峭音峭。谷下臨不測之淵。雖有

慶忌之健。貫育之勇。莫不震懼音疊。悚慄者。

知墜音遂。則身首肝腦塗山石也。故未嘗灼

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灼也。未嘗傷而

不敢握刃者。見其有傷也。

慶忌。吳王僚之子也。足躡麋鹿。

手搏兕虎。孟賁。衛之勇士。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夏育。衛人。力舉千鈞。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楫楫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贖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髮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涉無先者。子產曰。夫人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故人多溺。汜論訓曰。未嘗灼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水。彼以知為非罪之必加。而戮及父兄。必懼而為善。故立法制。碎若臨百仞之壑。握刃蹈刃。則民畏忌而無敢。



犯禁矣慈母有敗子小不忍也嚴家無悍

音 虜篤秦紀 責急也韓非子曰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

吾是以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及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

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故不務德而務法又曰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為前

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

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策也母不

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存國今不立嚴家之所以制下

而修慈母之所以敗子則惑矣李斯曰明主聖王之

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

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專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

文學曰紂為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孥音

之法六韜曰紂患刑輕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跌

墮火中紂與姐已笑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應劭曰孥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室家司

馬貞曰收錄其妻子沒入為官奴婢也 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

百官以峭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

相望百姓側自重足不寒而慄顏師古曰側也重累也言其極恐懼不 詩云謂天蓋高不

敢自寬縱也慄竦縮也



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哀今之人胡爲  
虺蜥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刃哉然父子相  
背兄弟相慢至於骨肉相殘上下相殺非刑  
輕而罰不必令太嚴而仁恩不施故政寬則  
下親上政嚴則民謀主孔子曰政寬則民慢  
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和晉厲以幽  
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  
天下而無所繼威服四方而無所誅遂合諸  
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  
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  
導諛明年出游匠驪氏樂書中行偃劫而二  
幽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

世見殺雜事篇曰秦二世胡亥之爲公子也  
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羣臣召諸子諸  
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階視羣臣陳履狀善者  
因行踐敗而去諸子聞見之者莫不歎息及  
二世即位皆知天下必棄之也故二世惑於  
趙高輕大臣不顧下民是以陳勝奮臂於關  
東閻樂作亂於望夷閻樂趙高之婿也爲咸  
陽令詐爲逐賊將吏卒入望夷宮攻射二世  
就數二世欲加刃二世懼入將自殺有二宦  
者從之二世謂曰何爲至於此也宦者曰知  
此又矣二世曰子何不早言對曰臣以不言  
故得至於此使臣言死父矣然後二世喟然  
悔之遂惡鳥在峻法之不犯嚴家之無悍  
自殺  
虜也聖人知之是以務恩而不務威故高皇  
帝約秦苛法慰怨毒之民而長音和睦之心



唯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是以施恩無窮澤  
流後世左雄曰六國并秦坑儒泯典劉革五  
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  
伍相伺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  
慎庶民蠲苛救愆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  
文景天下康又張敞曰武王入殷先去炮烙  
之刑高祖鑿秦唯定三章之法皆疾惡嚴刻  
務崇溫厚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  
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  
下言之若迂商鞅吳起以秦楚之法為輕而  
累之上危其主下沒其身或非特慈母乎

詔聖第五十八

御史曰夏后氏不信言殷誓周盟德信彌

衰檀弓曰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紼請  
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入問  
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  
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  
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  
社稷宗廟之中夫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  
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  
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治之雖固結之民  
其不解乎無文武之人欲修其法此殷周之所  
以失勢而見奪於諸侯也哀公問政孔子  
曰文武之政布  
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  
息荀子曰有治人無治法非亡也  
而并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  
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  
者治之端也君故衣弊而革裁法弊而更  
子者法之原也



制董仲舒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秦族訓曰。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故聖人事窮而更為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

高皇帝時。天下初定。發德音。行三章之令。權也。非撥亂反正之常也。刑法志曰。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非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據披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其後法稍犯。不正於理。故姦萌而甫刑作。玉

道衰而詩刺彰。諸侯暴而春秋譏。夫音少自之網。不可以得魚。三章之法。不可以為治。任昉曰。淳源既遠。天討是因。畫衣象服。以致刑厝。草纓艾鞞。民不能犯。及淳德下。衰運距。堯季湯刑。禹政不足。禁姦九法。三章無以息訟。所以赭衣塞路。圜行成市。凝脂已疎。秋荼非苦。姦吏為純。生殺並用。可為慟哭。豈徒一緒。故今不得不加法。不得不多。唐虞畫衣冠。非阿湯武刻肌膚。非故時世不同。輕重之務異也。漢帝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者。何。治之至也。尚書大傳曰。古之用刑者。畫象而不犯。蓋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履。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人



耻之。白虎通曰。五帝畫象者。其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髡者。以墨蒙其體。處而畫之。犯呂者。履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尚書云。五刑有服。此之謂矣。後世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蓋嚴刑而人不禁也。雜言曰。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移。時移則俗易。是以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觀其俗而定其教。風愍衆議而定其教。

文學曰。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清則靜濁

則擾。傳曰。水濁則魚喞。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峭則破。故吳起削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陸賈曰。君子為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正。耆老其味於堂。丁男耕芸於野。主術訓曰。水濁則魚喞。政苛則民

亂。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能。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堞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鄧析子曰。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鍾之以石。救火投。擾則不安。其居靜則樂。其業樂。洛其業則富。富則仁。生澹。則爭止。是以

成康之世。賞無所施。法無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民莫不仁也。若斯則吏何事而理。董仲舒曰。聖王之治天。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天誼。平殘賊。



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孔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耻也。故上不可不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今之治民者。若御拙馬行則頓之。止則擊之。身創於箠。推上。吻傷於銜。求其無失。何可得乎。乾谿之役。土崩梁氏。楚書曰。楚靈王七年。作章華臺。下。令內亡人。實之。十二年。春。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夏四月。公子比自晉歸。楚立為王。以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眾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師及訾梁。楚眾皆潰。去。靈王而歸。五月癸亥。王綏於申。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公

羊傳曰。此弑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弑立也。歸無惡於弑立者。何。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眾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秦族訓曰。靈王作章華之臺。發乾谿之役。外內搔動。百姓罷弊。棄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枕塊而死。內潰不能禁。峻法不止。故罷馬不畏鞭。箠推上。罷民不畏刑法。雖增而累之。其亡益乎。孔子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為亂源也。

御史曰。嚴牆三仞。樓季難之。山高于雲。牧



豎登之故峻則樓季難三仞陵夷則牧豎

易山巔韓非子曰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

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險豈跛特也夫音

鑠金在鑪莊躄音不顧錢刀在路匹婦掇

之取也非匹婦貪而莊躄音廉也輕重之

制異而利害之分音明也韓非子曰布帛

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尋常

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

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毛刑則盜跖

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

常故法令可仰而不可踰可臨而不可入

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為其無益也魯

好禮而有季孟之難去聲燕噲好讓而

有子之之亂人間訓曰魯季氏與郈氏鬪

金距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

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傷之魯昭公曰禱

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

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其誅必危社

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之得眾

三家為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

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季孫

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無日矣遂與兵

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

燕世家曰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為婚

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

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



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  
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  
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  
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因遺  
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曰  
不如以國讓相子之子之謂堯賢者以其  
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  
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  
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  
於子之子之太重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啓  
人為吏及老而以啓人為不足任乎天下  
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  
謂禹各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之  
今王言屬國於子之子而實無非太子人者  
是名屬子之子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  
自二百石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  
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  
子之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惘然人間訓曰徐

偃王為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哀公好  
儒則削代若為墨而殘齊俗訓曰有扈氏  
為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  
知禮而不知體也汜論曰昔楚恭王戰於  
陰陵潘尪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寡  
之恭王懼而失體黃衰微舉足楚其體恭  
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  
行此所謂失禮而有大功也昔蒼吾繞娶  
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禮讓不足禁邪而刑  
謂忠愛而不可行也禮讓不足禁邪而刑

法可以止暴明君據法故能長制羣下而  
久守其國也韓非子曰今有不才之子父  
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  
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  
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未  
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



母之愛不足以教乎必待州郡之嚴刑者  
民固驕於愛聽於刑矣故明主峭其法而  
嚴其刑

文學曰古者明其仁義之誓使民不踰乎上

刑之不教而殺是以虐也孔子曰不戒責成也慢令致期暴

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為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子貢曰。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

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與其刑不可踰不若義之不可踰也聞禮義行而刑罰中去未

聞刑罰行而孝悌興也傳曰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

山陵成名上設其道而言事得序自周衰壞  
以來王道廢而不起禮義絕而不繼秦之時  
非禮義棄詩書略古昔大滅聖專為苟妄以  
貪利為俗以較獵為化而天下大亂於是兵  
作而火起暴露居外而民以侵漁過奪相攘  
為服背離聖王光烈之日久遠未嘗見仁義  
之道被禮樂之風是以器頑無禮而肅敬日  
益凌遲以威武相攝妄為佞人不避禍患此  
所以難治也高牆狹基不可立矣嚴法峻刑不有  
久也二世信趙高之計滌音洩篤音秦紀責而任  
誅斷刑者半道死者日積殺民多者為忠厲  
民悉者為能百姓不勝音升其求黔音柑首不勝  
其刑音升秦謂人為黔首海內同憂而俱不聊



生。李斯傳曰。太子胡亥。立為二世皇帝。以趙高與謀事。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盡除去先帝故臣。更置陛下所親信者。近之。害除而姦謀塞。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僂死咸陽市。十公主。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秦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作亂起於山東。豪俊相立。故過任之。自置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秦策云。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

求。君不得於臣。故微之為著者。強察乎。死不息。民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重者。王。死不再生。窮鼠齧狸。匹夫奔萬乘。舍人折弓。陳勝吳廣是也。汜論曰。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獬狗之驚。以殺子陽。許慎曰。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獬狗以亂擾舍人。因之以殺子陽。畏其嚴也。徐樂曰。陳涉無干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也。當此之時。天下期俱起。方面而攻秦。聞不一期。而社稷為墟。惡。在其能制羣下而



久守其國也。御史默然不對。

大夫曰：警師不知白黑而善聞言，儒者不

知治世而善審音議夫音善言天者合之

人善言古者考之今漢武帝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人。

者必有驗於人。今何為施法何為加湯武全肌膚

而殷周治，秦國用之法，弊而犯二尺四寸

之律，古今一也。或以治或以亂賈生曰：為

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

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

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

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

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

或歐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

民氣樂，歐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

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

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

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

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春秋原

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

**罪甫刑制獄**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

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

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

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

子懼。霍諝曰：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

意，故許止以弒君而免罪，趙盾以縱賊而

見書。刑法志曰：周道既衰，穆王既荒，命甫



侯度時作刑以誥四方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髡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今願聞治亂之本周秦之所以然乎

文學曰春夏生長掌聖人象而為令秋冬殺

藏聖人則而為法故令者教也所以導民人

法者刑罰也所以禁強暴也刑法志曰聖人

必通天地之心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

聖人制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

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

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

人因天秩而制五禮二者治亂之具存亡之

因天討而作五刑

効也在上所任湯武經禮義明好去聲惡音以

導其民刑罪未有所加而民自行義殷周所

以治也上無德教下無法則任刑必誅誅音

鼻盈粟音斷足盈車舉河以西不足以受天

下之徒終而以亡者秦王也非二尺四寸之

律其所行反古而悖民心也吾丘壽王曰秦

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

隳名城殺豪桀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擾

鉏箠相撻擊犯法滋眾盜賊不勝至於楛

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人務德教

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桓範曰德多刑少

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刑多德少者



五霸也純用刑而亡者秦也王符曰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間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能請義獨而今安行也乃君明察而百官理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能請義和而令疾驅也乃君暗則百官亂而姦宄興細民懷賄而趨走故視日短也

### 大論第五十九

大夫曰呻吟稿簡誦死人之語則有司不

似文學

道應訓曰桓公讀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推鑿而問桓公曰

君之所讀者在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在焉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桓公愕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

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誠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大徐則甘而不固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六十老而為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不懷其質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名文學知獄之在廷後而不知其事聞其事而不知其務夫治民者若大匠之斲斧斤而行之中繩則止杜大夫王中尉之等謂杜周王繩之以法斷之以刑然後寇止姦禁故射者因勢治者因法汜論曰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器械者因時



變而制宜適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為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為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圓鑿也欲得宜適致用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之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刑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天圖上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

而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虞夏以決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虞夏以質殷周以文孔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周之質不勝其文異時各有所施今欲以敦朴之時治抗弊之民是猶遷延而拯溺揖讓而救火也韓非子曰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無轡策而御驛馬此不知之患也齊俗訓曰世異即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與化推移者也泥論曰古者人醇工靡商樸如重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鑄錡



檠策鋏而御駟馬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當今之世。忍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

文學曰：文王興而民好，善幽厲興而民好。

去聲。暴非性之殊，風俗使然也。故商周之所以

昌桀紂之所以亡也。齊俗訓曰：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為治，故刑

剛銷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橐埒坊設非巧谷不能以治釜。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

可以剃毛。庖丁用刃十九年而刀如新。割之則游于衆虛之間。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雖師文不能

以成曲。徒絃則不能悲。故絃也。湯武非得伯夷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悲也。

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蹠質躄脚之民以亂也。

故治亂不在於民。甘龍曰：聖人不易民而治。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孔

子曰：聽訟吾猶入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者

難訟而聽之易。夫扶音不治其本而事其末，古

之所謂愚。今之所謂知。去聲以箠推上楚正亂

箠，杖也。楚，荆木也。即今之荆子也。以刀筆正文。古者用簡牘，

故史皆以刀筆隨。古之所謂賊。今之所謂賢也。南華

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

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治之末也。鐘鼓之音



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喪之末也。秦族訓曰：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為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舉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刑法志曰：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求所以生之，與其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患害。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原道訓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籌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

大夫曰：俗非唐虞之時，而世非許由之民。

而欲廢法以治，是猶不用櫬。音括。斧斤。

欲撓曲直，狂也。音矯。高士傳曰：許由，字武仲，堯舜皆師之。與鬻缺論。

堯而去隱，平沛澤之中。堯舜乃致天下，而讓焉。曰：十日並出，而燬火不息，其光也。不亦難乎？夫子為天子，則天下治，我由尸之。吾自視缺然。許由曰：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實，吾將為實乎？乃去宿於逆旅之家。旦而遺其皮冠。巢父聞由為堯所讓，以為汚水，乃臨池水而洗其耳。池主怒曰：何以汚我之下？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故為治者不待自善之民，為輪者不待自曲之木。韓非子曰：夫必待自直之箭，百世無矢。待自圓之木，千歲無輪矣。自直之箭，自



園之木百世無有二。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園之木。良士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待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傳曰。往者應。古本賢人易為民。工巧易為材。

少伯正古作之屬潰梁楚昆古本盧徐毅古本作紀又作勃之徒亂齊趙山東關內暴徒保入阻險漢武紀曰天漢二年秋正禁平徐毅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冬十一月詔關都尉曰今豪桀多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

酷吏傳曰。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亦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百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群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任斤斧。拊之以武。而乃始設禮。修文。有似窮鑿。衣欲以短鍼針而攻疽。孔丘以禮說。稅跖質也。南華經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







死故良醫之治疾也。攻之於腠理，比事皆治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聖人蚤從事矣。說山訓曰：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

**斷已然鑿已發者，凡人也。治未形，覩未萌者，君子也。**

荀卿曰：人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巳。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也。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黜罰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正之，莫若先以德化。夫罪過彰著，然後入於刑辟，故刑之所制，在於不可移之地。禮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清之於未殺也。示之以耻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也。故過微而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人間訓曰：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堯戒自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蟻，是故夫人者，輕小害，易微

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由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

**大夫曰：文學所稱聖知者，孔子也。治魯**

**不遂。**孔子世家曰：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

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弑季孫者弗飾，鬻男如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來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蓋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康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觀，終日怠於政事。



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見逐於齊孔子致膳於大夫孔子遂行見逐於齊世家曰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悅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貨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明日遂行反乎魯不用於衛玉家他日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

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遇圍於匡匡人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愾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為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之稱而困於陳蔡南華經曰孔子窮於陳無為也困於陳蔡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蔡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



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冷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絃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穎陽。而共伯得乎丘首。夫扶知時不用。猶說強也。知困而不能已。貪也不知見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耻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為也。何況君子乎。商君以

景監見應侯以玉稽進

衛鞅傳曰。商君衛鞅西入秦。因孝公。

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既見衛鞅。語數日。不厭。遂定變法之令。范雎傳曰。應侯范雎更名。姓曰張祿。王稽使於魏。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辨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未信。范雎復自上書。於是秦昭王太悅。乃拜范雎為客卿。故士因子女。因媒至其親。顯非媒士之力。子路曰。士不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孟嘗君曰。縷因針而人。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雜事篇曰。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蘄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



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兎曰東郭斂  
蓋一旦而走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  
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乏遙見而指屬  
則雖韓盧不及衆兎之塵若躡迹而縱  
則雖東郭斂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  
迹而縱縱與遙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  
樂棄我如遺此之謂也說山訓曰因媒而  
嫁不因媒而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親行  
合趨同千里相從趨不同對門不通孔子曰進見而不  
以能往者非賢士才女也

文學曰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道東西南  
北灼頭濡足庶幾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君  
闇大夫妬孰合有媒詩傳曰孔子抱聖人之心

遙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始終知得  
失故典行義厭勢利以持養之于是罔室微  
王道絕諸侯力政強劫弱衆暴寡百姓靡如  
莫之紀綱禮儀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  
東自西自南自北補匄救之是以嫫母音模飾姿而矜夸通  
誇西子彷徨而無家呂氏春秋曰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  
者未必遇也故橫毋執乎黃帝黃帝曰屬女  
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拾遺記  
曰越有美女夷光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  
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  
夷光當軒理鏡觀粧於珠幌之內竊觀者莫  
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蕭綺曰夷光即西施  
之別名也楚辭曰西施媢媢而不得見嫫  
母勃眉而日侍語曰嫫母衣錦西施負薪非  
不知窮厄而不見用悼痛天下之禍猶慈母



之伏死子也知其不可如何然惡烏已故適  
齊景公欺之適衛靈公簡之適陳匡人圍之  
適蔡桓魋害之孔子世家曰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適楚  
子西謗之夫扶音欺害聖人者愚惑也傷毀聖  
人者狂狡也狡惑之人非人也夫扶音何恥之  
有孟子曰觀近臣者以所為主觀遠臣者以  
其所主使聖人偽容苟合中不論行去聲擇友則  
何以爲孔子也大夫憮然內慙四據而不言

當此之時順風承意之士如編口張而不歛  
吸音舉舌而不下闇然而懷重負而見責大夫  
曰諾膠車修逢雨請與諸生解

雜論第六十

客曰余觀鹽鐵之義觀平公卿文學賢良之  
論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通作仁義或務  
權利異哉吾所聞周秦繁然皆有天下而南  
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張子曰周有天下八百  
年而滅秦有天下  
十四歲始汝南朱子伯爲子言當此之時蒙



俊並進。四方輻輳。顏師古曰輳聚也。言賢良如車輻之聚於轂也。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諷論太平之原知去聲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閭閻閻音銀焉侃侃焉。顏師古曰閻閻辯爭之貌侃侃剛直之貌雖未能詳備斯可略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失音扶是時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桑音均權均輸而鹽音羊公卿知任武可以辟音開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

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音悅德則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畜利長長音掌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徼音徼澆音澆伺察音伺切而不燥音索斌斌音彬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顏師古曰斌斌文章之貌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詩傳曰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曰願奮長戟湯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日孔子與子路子貢顏淵游於戎山之上孔



子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采。擊鐘鼓者。止聞於天。下槩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為能。孔子曰。勇士哉。雜事篇曰。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蘧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鮪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鮪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蘧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鮪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屍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為卿。退。彌子瑕從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鮪字子魚。論語所發憤懣。刺譏公卿介然。謂直哉。史魚者也。發憤懣。音悶。刺譏。音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音饒。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

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僻也舉止輕傷也略智也方略計畫也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惡音然大能自解漢書作不能自解顏師古曰也言理不多出於弘羊也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顏師古曰放縱也謂利也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音九其姓以及厥宗車千秋傳曰桑弘羊為御史大夫八年自以為為國家興權筦之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然望霍光與上官桀等謀滅車丞相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



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易曰括囊無咎無

也言自閉慎如囊之括結也車千秋傳曰昭

帝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一決大將軍光千

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

千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令光治內

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負天下千秋

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

光以此重之論語曰或問子西孔子曰彼

哉彼哉顏師古曰言彼人哉無足稱也

夫音扶羣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

類音去長音聲同行音去阿意苟念以說音悅其上音上斗筭

之人道諛之徒何足選哉論語云子貢問曰

子曰斗筭之人何足選也顏師古曰筭竹器

也容一斗筭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鹽鐵論卷之十二終

桓寬此論托為客言  
總評議其得失也



書鹽鐵論後

孟子有言云今有受人之牛  
 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  
 求牧與芻矣今夫分符竹胙  
 茅土一方之生靈仰其呼吸

行川禮說論後



矣其為牛羊也大矣若夫艸  
管民命而不存勤恤之意則  
不幾於不求牧與芻乎哉欲  
求牧與芻則何在聖謨賢範  
明若日星不待辨之于念慮

幾微之頃不勞假之于智術  
機變之間使民仰事俯畜以  
保其生乃所以事上治國之  
要也而誦古者常以藉口而  
經世者以為迂鹽鐵論所載



是也

德山毛利侯 元次 生乎閩閩 明等也 種切也

之家素好學仁慈愛士夙耽  
經籍燕居之室曰棲息堂閣  
于其側遍藏古今圖書且慕

先人之道顧眷及 于 廩弟長

英 肄業其府之士及先人之

門者多矣頃聞先父稱斯書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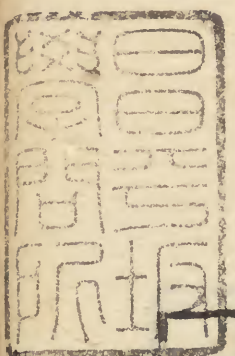
捐資刊行命 于 點校且徵之

序



侯之所志至矣殆不虛分憂  
之寄乎是序

寶永戊子三月日伊藤長胤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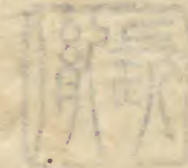
文政癸未



三  
三

候之所志王矣殆不其  
之寄乎是序

寶永戊子三月日伊藤長胤



伊藤長胤  
三  
三



